



東里文集卷之二十三

表

兩朝實錄成史館上表

伏聞上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斯有典謨訓誥誓命
之紀當時所錄萬世攸師自漢以來暨于唐宋皆建
史官專職紀述我國家奉天啓運聖聖相承大經大法明于上善政善教被於下萬方
一統海宇清寧洪武以前神功聖德史氏所記具有成書欽惟
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

帝剛健中正廣天欽明體天之心行夫之道勵精爲
理躬儉愛人再奠邦家中興鴻業文治光昭於日月
武烈弘靖於華夷大畧雄材茂功偉績規模弘遠卓
冠百王欽惟

仁宗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
帝孝友英明寬仁恭儉敬天法

祖制治保邦明日達聰周詢民隱時使薄斂博施濟
人撫盈成之運廣文明之化丕新政紀覃敷德澤暮
月之內天下歸仁

二聖升遊雲車益遠萬姓哀慕海宇同情恭惟

皇帝陛下文武聖神聰明睿智繼承大寶君國子民
推廣至仁繼志述事歌九功之惟叙得萬國之懽心
上念

祖宗功德之隆同符天地覆載之大宜宣昭於簡冊
垂儀範於帝王宣德元年五月勅脩

兩朝實錄命臣輔臣義臣原吉監脩臣士奇臣榮臣
幼孜臣山臣英臣溥總裁臣棨臣英臣直臣述臣時
勉臣習禮臣學夔臣循臣從善臣驥臣鶴齡臣洪臣
承清臣叙臣曰恭臣敬臣翰臣稚臣耆臣繼臣中臣
叙劉臣文奎臣節臣錫臣萼纂脩發左右史臣之所

記閱中外官府之所上兼考章疏叅之見聞編載事
功必備著其本末纂述謨訓必致謹於精微關制度
者雖細不遺切幾務者雖明必審於紀叙

聖神之道德如繪畫造化之功能擬諸形容誠難
髣乃若附錄臣下必在究明是非訖五年正月恭成
太宗文皇帝實錄百三十卷

仁宗昭皇帝實錄十卷合百五十四冊謹繕寫上進
伏念臣輔等智識淺陋學術空疎曠歲月而久稽亦
討論之惟謹方諸良史深愧乏三長之稱監于
先朝庶少資

萬幾之暇

經筵謝表

知經筵事太師英國公臣輔同知經筵事少傅

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臣士奇少傅工部尚書
兼謹身殿大學士臣榮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

溥兼經筵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臣直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臣英翰林院侍讀

學士臣時勉臣習禮侍講學士臣循侍讀臣衷侍講

臣毅脩撰臣愉臣鴈等茲者恭遇經筵肇啟

聖學維新講讀侍臣咸膺恩澤謹奉表稱謝者臣

輔等誠懼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天清地寧昭
聖皇之統御時康道泰美文治之隆興日月光華中
外忻悅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廣大寬仁尊 尊親 親崇
兩宮之至養推恩布德得四海之懽心是以三光全
而寒暑平五穀熟而人民育益勤稽古之學益弘養
正之功謂易書詩禮春秋之文皆堯舜禹湯文武之
道萬幾有暇恒 親御於經筵多聞是求肆詳延於
儒雅用資啓沃用致進脩上以承帝王心法之傳下
以錫臣民皇極之福光

祖宗之洪業擴海宇之隆平臣輔等猥以庸才咸叨
榮命荷絲綸之飭勵繼宴錫之駢蕃於緝熙單厥心
允協周成之德念終始典于學敬陳商說之篇

議

吳文正公從祀議

欽奉

聖旨命臣等考究元儒吳澄應否從祀議擬奏聞臣
士奇等欽遵考得元翰林學士吳澄所著書及奎章
閣侍書學士虞集所狀澄事行蓋澄自十歲得宋儒
朱熹所著大學讀之即知爲學之要專勤誦讀次讀

語孟中庸亦然遂大肆力於諸經十五專務聖賢之學致踐履之實以道自任其所自勵有勤謹敬和自新自脩消人欲長天理克己悔過矯輕警愾顏冉理一等銘其教學者有學基學統等篇深究濂洛關閩之旨考正孝經校定易書詩春秋脩正儀禮小戴記及邵雍張載之書有易書春秋禮記纂言及易纂言外翼皆所以啓大道之堂奧開來學之聰明傳之百世而無弊也時朝廷屢起之乃就國子監丞稍進司業一言不合即自解去後屢徵復起亦不久於位進退之際卓然君子蓋元之正學大儒許衡及澄二人

衡遭際世祖功在朝廷澄在朝之日雖淺其職論思教成均勸講經筵咸積誠意預大議論大事咸引古道而功在學者尤多故二人之沒皆謚文正衡在當時已列從祀澄既後出又卒於元衰之際當時已有建議宜列從祀者屬元綱日頽未及舉行今澄所著諸書具在我國家崇儒重道大明四書五經及性理之旨凡澄所言皆見采錄以惠學者蓋澄問學之功朱熹以來莫或過之而從祀諸儒自荀况下至范甯語其事功皆未及澄今若升澄從祀孔子廟庭列諸許衡之次允愜斯文之公議昭國家之盛典謹

具奏聞伏候勅旨

詩

平安南詩

臣聞天以風雨霜露育成萬物聖人以禮樂征伐綏輯天下一出於至仁用之文武皆一怒以安其民故雖聖人不喜用兵亦不去兵以為治洪惟我

國家肇興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深仁大義順天應人平靖四方以教以育罔有孽害時謂泰和至于

皇上益廣仁義禮樂之化海內奠安四夷嚮慕小大遐邇熙然同春惟是安南其王孱微其賊臣黎季犛暨其子蒼沿龍悖克屢弑國主淫刑暴斂毒虐下人滋久滋甚

皇上閱焉弗寧發詔使諭使遷悔賊罔忌畏數侵掠厥鄰占城又寇我思明祿州寧遠之地在廷之臣咸請發兵討罪

上曰彼匪人乎斯不可終化發詔使申諭焉賊聞其主有遺胤子奔來京師即上表謝過請還之上曰彼其庶幾有悔乎遣使者衛送出境賊伏衆邀

逼使者執殺其主遺胤子事聞
皇上震怒召文武群臣諭曰予承
天命保康兆民一民弗獲惟予
弗恭人有弗迪而遽誅斯過抑
厥自新乃有弗迪至于再三而
釋弗誅惟予弗君今盜滋弗迪
予必不釋將往大正匪予志用
武惡群臣合辭力贊必決乃告
祀天地宗廟及天下山川命征
夷將軍左右副將軍左右叅將
暨神機橫海驃騎游擊鷹揚五
將軍率師討賊師發金川門入
上臨江送之諭之曰汝其代予
往行天討惟盜暨厥子必誅弗
釋暨同惡必誅弗釋凡厥脅從
咸釋弗誅

惟茲安南咸朕所統厥民滋困
于盜罔攸訴告汝其代予往弔
母有侵害或有侵害即既殄戮
盜猶底汝罰既殄戮盜其咨求
其王遺嗣子俾統治厥民往哉
惟懋師入安南黎賊脅驅其民
號七百萬拒于境上民間王師
來爲已除害皆倒戈迂降師渡
富良江入其東都城又入其西
都城如蹈無人之地賊窮迫盡
棄其衆獨與其孥數人並海遁
去王師追之悉生繫之不遺一
人乃縱所脅從咨民所苦罷其
苛禁敷求安南王遺嗣民既罔
有侵害又蒙哀矜弔恤悉解去
所苦咸竊喜曰我幸復見今日
幸

聖天子不遐棄我萬里外而復生我欣然如脫虎口
歸慈父母相率踞軍門言曰惟故安南王遺嗣悉殲
于寇暴無遺惟茲土故隸中國誠願復列中國珉密
比 聖化俾我暨我子我孫咸免於夷狄禽獸軍中
獻所獲俘且具言民所欲

皇上重違民意下詔郡縣其地選置守吏復置交阯
布政司總之在廷文武群臣上表稱賀臣惟安南本
漢南越地武帝置交阯郡暨五季丁氏竊據之始僭
稱王宋弗能制因授之卒循爲常更歷數姓蟠結深
固屢叛弗服宋元數舉兵誅訖無成功 皇明奄有

隊進公居中已而左右兩隊弗支奔還公所統僅百
餘人冒險先登賊數千圍公公下馬率衆且射且斫
賊疲稍却分亦傷足累劄進戰自已至酉賊敗走公
全所統而還復從征餘寇賈哈刺時寇衆數萬據嶮
以拒官軍公三道公軍後進由番西涉打中河得間
道乃出奇兵作浮梁渡河既渡撤梁以固士志遂壓
寇境寇憑嶮迎敵一日十三戰奪其嶮明日復力戰
凡七合寇大敗逐入其壘簡銳卒出哨令望見前軍
旌旗即舉砲俾知己敗寇仍遣五百軍斷寇走路寇
窮出降械送賈哈刺京師撫輯其餘衆公及麾下加

被陞賚從蜀獻王巡邊招撫邊夷兼理茶馬之政邊
人悅戴灌口都江堰壞民苦水患公脩其隄防躬督
工作為堅久計矜恤無告出貲置義田二百畝於成
都積所入租凡貧不能衣食不能婚嫁及死不能斂
葬者皆給之會雲南兵征百夷以功陞四川行都司
都指揮同知遂進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

太宗皇帝知公才可任時北京軍儲不充命公歲董
運百萬石道海給之公措置井井剏建百萬倉於直
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公善任使均勞
逸秋豪無取於下凡漕途姦弊掃滌一清漕舟所經

六師邁邁辭直氣厲涉危蹈深若履平地嘽嘽烈烈
赫赫業業如飄烈烈如霆截截蠢彼醜虜脅驅為拒
仁威天降孰有強禦雞翎夜闌富良為帶投兵委戈
奔降迂拜乃入交城乃走兇渠繫之海隅如探取鷄
乃咨脅從悉解而縱乃視交人弔其疾痛交人悴悴
爰始色溫舒其兢兢爰始咲言交人有言我困荼毒
天子生我旋羈為福交人有言我初匪夷逖遠淪汙
陷茲塗泥 天子聖仁曷返我初內我庇我永康不
虞俘獻于廷 天子受之民有顛欲 天子予之四
夷有聞懽喜告語 天子聖仁我有父母救民之疾

不以遐僻有梗弗率必誅不釋 天子聖仁孔武且
神孰其為梗鑿彼交人芒芒四裔威服德拊巍巍中
夏奠安鞏固海航陸車來享來庭千萬億年拱我
皇明

平胡詩

洪惟 上天眷佑我國家

皇帝陛下以至仁大聖繼承

太祖高皇帝鴻業為億兆生民主綏靖涵育四方萬
國林林總總之生皆鼓舞忻戴趨走承奉惟恐不及
至於朔漠種裘辮髮之衆各率其屬歸誠慕義拜俯

關下蒙荷官賞者不可勝計惟本雅失里弗率倔强
化外

皇上推天地之大德謂率土皆朕民其可使一芥獨
失其性屢發詔使撫徠之虜弗悛益甚要執我使臣
侵擾我疆場之民罹其毒虐

皇上憫焉弗寧謂皇天既付予天下天下有一民一
物失其所予曷敢坐視不卹且仁者不姑息畜患以
厲民虜怙終不可赦予必躬往視師以永寧我宗社
生民時 車駕巡北京詔 皇太子監國至是復詔
皇太子告 天地宗社及詔告天下以發兵所由遂

命將閱師永樂庚寅二月丁未車駕發北京既出塞踰五雲關道歷虜川龍旂所嚮上天助佑風日和融消剥寒返坤靈協贊磧涵之野咸出甘泉潔清芳冽隨地而有士馮所過無不飫足衆心懽懽咸懷敵愾五月己卯車駕次玄溟河本雅失里率衆迎拒皇上以數百騎獨先大破之諸將率麾下繼進奮驅逐北本雅失里盡棄其族屬牛羊輜重以七騎遁去諸將咸請追戮之

皇上謂帝王除暴祛之而已不窮殺以爲武時將士生繫虜衆來獻者萬計詔悉去其繫虜衆有釋兵以

其屬來附者又萬計

皇上進而諭之曰若等悉吾民困于兇孽懷蓄憤鬱不獲自歸久矣今朕不遠萬里來爲爾除害勿有疑畏悉給予所獲孳畜俾自擇便地以居皆懽喜膜拜舉手加額呼萬歲虜衆遂平獨支寇阿魯台初聞天兵且壓境率衆先遁

上曰此虜窟匿不能遠當還師撲之如拾芥耳及班師六月甲辰至靜虜鎮寇衆來奔者具言其狀徑搗之寇迫急請降

上曰虜欲緩我師耳必詐也麾將士上馬控弦以俟

言未既虜志衆薄我右翼諸將赴之未決

上麾虎賁三千奮進斬虜虜大震怖悉解甲去弓矢
俯伏降阿魯台以數騎遁去遂誅其同惡盡釋其餘
從而撫定之繇是瀚海迤北沙漠萬里悉平悉寧封
山勒石紀述功德告示萬世七月壬午 車駕至北
京中外臣民懽忻舞蹈臣惟夷狄世爲中國患莫甚
北虜

皇上乘中興之運奉若天道恢弘治化奮揚神武廓
清六合功德隆盛宜有詠歌宣播無極臣忝執筆從
詞臣後謹撰平胡詩一首上進詩曰

皇明受命統御寰宇

皇帝仁聖承序

太祖以教以理洽于率普神化所濡涵泳鼓舞逖彼
朔土負恃遐阻弗馴弗使執我使者橫縱桀驁跳梁
醜醜毒其與處連我邊野人之鞠窮鬱憂以胤叫號
旻天盍于我抒

皇帝仁聖憫焉興憊曰時天氓彼敢虐苦惟天命予
予曷敢捨彼絕于天匪予志武乃命將臣整徒閱旅
告誓啓行以類以祿六師導御萬乘從扈如雷如霆
如飈迅鷺萬里一瞬飛越崱嶇謨斷自天孔神且訐

計遐測幽瞭如矚睹逃彼朔土夏不解沍芒芒磧滷
沃渴惟乳 皇德格天昭會靈祐春暘流敷融麗昫
昫甘泉洋洋徒乘厭飫競奮敵愾踴躍馳赴搃其狡
宄玄冥之許揮戈擊爰闕若虓虎虜急在黼強抗螳
斧殲之糜腐縱惟七馬乃有支孽潛伏于莽一鼓而
獮迅於焚羽肆犁其藪散其藏聚

皇帝有詔厥衆咸赦解其繫縛綏其降附曰予寧汝
汝罔予懼汝飢錫汝馬牛肥犂蘓其創殘伸其噢咻
如旱暎焚霈施甘雨懽呼膜拜
皇帝聖主我昔罔知今我父母

皇帝神武德施弘溥惠彼朔野同我中土夷堠去防
罷革邊戍邊人肆寧如愈沉痼虜人始悔如寢斯寤
往來孚好無有疑迂

帝曰康哉其還予駕雍雍凱歌懽騰載路四方萬國
奔賀拜俯

皇帝功德超冠千古相彼自古夏殷而下漢唐暨宋
咸弊戎侮于備于禦不以晨暮財單力劬卒罔驅去
帝御九五隆治弘化肆揚神武抉剔民惡洗濯曠蕩
俾民得所五兵偃戢四海熙豫宣昭人文丕闡皇度
億萬斯年永隆

宗社臣謹作詩以繼肆夏

思訓堂詩有序

思訓堂者通政司右通政宛平陳定至善奉親之
也親沒拳拳於親之訓不忘故以名堂而著其孝思
焉間求余言夫世之爲父母愛其子盡力於鞠育恩
勤者有之矣而能訓之以善道者鮮訓以善道則幸
其子不違於目前之頃有不可必况望其不違於身
後者乎至善蚤喪父獨賴母王恭人鞠育教訓以成
其德器顯榮於世矣而服膺母訓至于母沒不敢忽
忘可謂令子矣夫君子之所重者有恒心也故作思

訓堂詩以致相成之意詩曰

昔我升堂言侍母慈今母往矣升堂孔思厥思伊何
母有訓辭厥訓伊何仁義是持事君猶天盡已勿欺
維厚有容維慎弗危我心藏之夙夜靡遺豈直靡遺
允蹈不違僮俛維寅承母之詒伊昔克承式肇慶基
繼今克承永保弗隳克篤念之罔適匪禋庶幾有譽
于親有輝永迪于斯以善厥施

贊

黃思恭學士像贊

肅乎其外泊乎其內不競不絀于其泰績先緒於

垂微聲來慶於孔章白鹿華蓋玉韞而光榮恩清秩
黃髮兒齒消搖相羊茂綏福履

晁庵像贊

吾邑蕭生寫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晁菴
胡公像可謂似矣然得其外者耳得其內者莫如余
敬書之卷首為贊其詞曰

偉乎其儀淵乎其中簡而有執和而無同襟宇澄瑩
涵秋露於玉壺氣韻洒落揚皓雪於青松洙泗關洛
其學之源大河長江其文之雄事

聖明之主崇近密之任承禮遇之隆其千載之遭逢

也而泊然如抱虛退然如執冲孳孳於往哲乾乾乎
終日者蓋希先民道德之意君子為仁之功歟

鄒侍講像贊

其稟之剛其行之良所存也公而恕所履也直而方
學之博必宗於聖賢文之富必傳諸經義秋水澹雲
泊乎素心寒岩古栢凜乎義氣孔子所云直道而行
孟子所稱樂善不倦展君子兮邦之彥也

自贊

其為人也知厥初靡有不善知既往鮮有或是知古
聖賢皆學而能知宇宙間皆吾分內然望而未見徒

係其志今不田而食不素而衣者四十六歲嗟來日
之幾何其奚以免夫俯忤而仰愧哉易云終日乾乾
庶幾服以自勵

石處士像贊彥誠之父

其中休休其外温温雍容耆頤消搖丘園根忠信於
天賦表行義於厥躬抗素尚於浮雲含逸響於清風
古之吉人今之善士自天祐之式繁壽祉

具慶遺像贊爲顛王令作

含純抱和蹈履靜嘉有淵令媿協裕厥家爲善有慶
有子有文章貢之潰惠政在民祿養孔時弗究報施

遺像儼然悠悠孝思

亡妻嚴夫人遺像贊

處余之貧泰焉以欣從余而貴不改儉勤蓋布裳提
汲無忤乎鮑宣之婦男女効績有聞於文伯之母視
過不及輔我中道曷不永年於我偕老噫

行儉像贊

學博而志端識敏而才充其秀發也粲芙蓉於淶水
其清拔也挺華嶽於晴空承明延閣足以續休乎家
世詞命論思足以增重於國華方當任賢興理之
時祿位所臻豈吾所能量其涯哉

歐陽子白像贊

邁往之氣明爽之資有學有文有德有儀如寶劍含
精將試之無不利如良玉在匱蓋蓄焉而弗施雖見
諸顏者已老而存諸中者未衰其終求箕山之志抑
有俟蟠溪之時也耶

告祭文

祭告 先考墓文

維永樂十年歲次壬辰三月乙酉朔越十有九日癸
卯男具官士竒敢昭告于

先考府君尊靈仰荷 尊父積德垂慶覆被小子獲

仕于 朝欽承

上恩特贈 尊父為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祭捧
命書倍萬愉懌謹錄黃專遣姪鄉貢進士輝賁詣坐
域恭伸燎告伏惟 尊父服此明恩重念藐孤生而
薄祐甫踰暮晷 慈父棄捐生我孔勞棄我孔蚤幸
承福祐用克臻慈心之永傷祿不逮養奉 恩悲咽
如何可言自今以始惟盡此心惟忠惟孝不敢荒怠
伏惟尊靈永佑相之謹告

祭告 先妣墓文

維永樂十年歲次壬辰三月乙酉朔越十有九日癸

卯男具官士竒敢昭告于

先妣尊靈茲者欽蒙

上恩特賜誥命贈尊母為宜人榮捧命書倍萬忻
懌謹錄黃專遣姪鄉貢進士輝賚詣塋域恭伸燎告
伏惟尊母服此明恩重念某不孝不天生孩十有
六月慈父棄背當此之時兵亂甫定骨肉散亡家產
破析獨賴尊母慈仁如天軫念先祀危切履水保
存孤孽嚴於執玉逮其有知教之詩書曰此汝先人
之業也汝急而棄焉是汝不能子而我不能母也憂
勞夙夜險阻備嘗以長育存全之於孤苦顛沛之餘

至其幼既壯其危既安而尊母不及見矣嗚呼痛
哉今荷尊母積德流慶叨承國恩享有祿食矣
追惟幼侍尊母糜粥不飽今有祿食能獨飽乎衣
有綿帛矣追惟幼侍尊母䟽薄不暖今有綿帛能
獨暖乎一念之至疾首摧心天地無窮母子此痛其
有窮乎祗奉恩榮益深哀慕悲涕哽塞莫知所云
伏惟尚饗

焚黃告先祠文

維洪熙元年歲次乙巳正月壬申朔越二十日辛卯
孝曾孫少傅兵部尚書燕

華蓋殿大學士士奇敢昭告于

三代祖考妣尊靈曰士奇不肖材知謏陋仰荷祖宗積善果仁慶澤所鍾覆被小子叨祿侍近積有歲年茲者恭遇

皇上龍飛恩德覃霈屢陞崇秩寵賜誥命推恩追

封三代我曾祖待制府君祖金洲府君考

諭德府君皆追封榮祿大夫少傅兼華蓋殿大學

士曾祖妣弘農郡君嚴氏繼曾祖妣高氏祖

妣胡氏妣宜人陳氏皆追封夫人士奇榮捧命書

不勝忻悅祇用錄黃恭伸燎告伏惟尊靈服此明

恩敷佑小子用竟忠事庶幾上不累

君親之大德謹用告知謹告

祭康氏妹文

嗚呼吾母生我及妹心母之心敬母之訓嗣母之善
吾妹最賢妹之有家鍾愛賢姑宜於夫子宜於宗戚
謂宜祿壽百歲之期云何一疾遽殞中道雖暨里隣
咸增悲惋矧於同氣心當如何計音之來驚仆號慟
嗚呼哀哉命果然耶兄仕京師廿有七年思母不見
思見吾妹遽復已矣嗚呼哀哉吾妻家居辛苦生業
亦惟賢妹姑嫂一心扶助裨益不知倦勞吾妻久病

以至於沒兒女呱呱惟姑是恃保育訓教靡夕靡朝
詎謂再暮吾妹又沒兄之抱慟曷有窮期嗚呼冥冥
不昧應與汝嫂同事 老母幽明異路寧知兄悲茫
茫脩途緘辭致奠南望興慟泪雨其零尚享

祭族兄仲素文

維永樂七年歲次己丑七月辛未朔越二十有一日
辛卯楊士奇聞族兄仲素先生之喪已歸葬淮安謹
附酒果之儀令姪之紀致奠于先生之靈而言曰嗟
嗟吾兄而遽死乎耿介之德和厚之資篤實之學温
雅之詞彼世人於利勢倭奔走如渴飢獨安命而守

義寧處賤而宅卑罹憂患以益窮恒特立而不移服
恬素以自適全天和之熙熙諒於道無所枉雖竟死
其奚悲士奇昔邂逅於都城蓋晨聚而夕分交書筆
之往還雖迹遠而心親詎期一旦北行逾遠杳音塵
之莫通忽喪車其來返瞻宗秀之凋摧慟中懷其煩
懣謹緘辭而致奠零涕淚之潛潛尚享

祭陳一敬文

哀哉陳兄遽此永畢耶凡世之人耄期比比獨不躋
下壽理其可詰耶兄之所存和易平實兄之應務條
理縝密剗削町畦耿介自執凡世之人知兄無幾兄

之用世用亦未幾其間得失曾何較計去嶮即夷來
返竹林消搖徜徉爰得我心日月幾何鶴書載下甫
即公車倏焉殞謝哀哉陳兄余悲曷舍念余束髮相
從遨嬉遨嬉伊何曰書與詩三十年間出處聚散迹
睽志同斷金莫間昨晤于茲曾幾晨夕會復別長頓
絕來觀平生知心逝者如彼孰計陳兄溘又去此悲
哉余情耿耿何已嗚呼死生恒道全歸爲難生無遺
憾沒也其安我思陳兄我又何歎尚饗

祭王肇慶文

維永樂十四年歲次丙申九月己丑朔越七日乙未

故中憲大夫肇慶府知府伯貞先生王公之喪歸自
北京道過龍江其媼家生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
兼翰林侍講楊士奇謹致清酌之奠泣而言曰嗚呼
先生遽往而不還耶歲初邂逅傾瀉相懽曾無幾時
余疾遘患數旬匍以來視爲之方以速其安既去此
而北行長蘆之書猶懇懇於訓言先生之厚余其事
固昨日之間也遄聞端州之命喜動乎中計旦夕
之南轅得伸款洽以解渴煩何意旬餘凶訃忽聞嗚
呼哀哉偉歟先生士林之尊經學之淵源沂濂洛以
達於義文文章之闕肆凌韓柳而攀駕馬班正直節

儉有羔羊大夫之德寬裕慈厚惟仁人長者之存是以發乎其中藹如春陽之溫遺乎其外泊如秋空之雲故學者師道德之教百姓歌名杜之恩溘矣風而止征其孰不悽楚而辛酸哉矧在士奇契好世數少於學問深辱引援粗焉有聞其教或謾三十餘年離合紛紜孰計斯別竟焉永分大江之濱悲奠此樽蓋撫今而惟昔言可盡而情莫殫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林崇璧文

嗚呼崇璧遽止於此邪士君子所期望於子者皆遠大之計而

聖夫子臨軒親策以子魁天下之士亦有待儒者之效用於世也子之問學厥有源委子之文章華實疑疑忠厚謙慎惟子所存平直端方惟子所履其由此而遠到理之所必至也孰謂崇璧竟止乎是其古人之有云莫之致而致乎某等職同寮案志諧道契胡此離之甫暮奄溘焉而長逝子喪來歸將復故里念我良友死生之誼薦薄奠而寫哀痛余中之若劇尚饗

祭陳叅政文

嗚呼震之別纔隔歲訃音東來遽聞謝世方其別時

病喜勿藥何意旋歸而竟不作嗚呼震之總角弟昆
相勸以學相角以文仕而同朝又同翰苑過從怡
怡何間晨晚震之陞擢春官郎署不出京師尚時權
聚既贊大藩千里睽隔兩地一情累歲一覲今茲已
矣永絕晤期逝者何適存者恒悲嗚呼中表少小相
親六十餘年存吾兩人震之康強余病蚤衰而先余
逝余存幾時不腆之文書于墓石庶昭平生以慰冥
寐

祭思貽兄文

嗚呼士奇不天甫倅失怙靡兄靡弟滢滢一身於兄

其從如同父母兄生先我十有六年我幼賴兄提携
抱負迨于壯角導我書詩憐我能勤喜動顏色頰曰
子弟奕奕吾宗黽勉繼承在我與尔苟情弗勉隳陲
自茲恭受教言罔敢遺墮中罹憂患兄勞孔難未有
室家兄不遑止初蒙召命兄曰行哉朝夕戒之母滯
于下聞聯近職寓書勤勤曰振吾宗其將在爾惟敬
惟慎其克有終屢來甚懽既別彌戚間聞疾疢如痛
在已凡兄愛我一自中誠我之報兄靡效豪髮在兄
無望在我曷寧連歲書來其一還晤惟兄與弟皆同
此心所願未洲兄遽長逝聞訃驚慟哀苦柰何頃足

陽公有處愚管先生有正固先生又有德安貳守羅公臨安倅揚公國子錄蕭公臨晉令郭公皆邑里之通儒來學之宗範諸先生相繼沒世而學者未至賢賢焉俵俵焉如瞽行中夜焉者為有正固先生在也今正固先生不可復作則吾邑之學者所為哀悼其能自己乎哀之不能自己於是見於辭焉辭曰惟民從道兮克善攸行智有弗及兮道不可明仰彼先覺兮揭蒙發瞽嗟若先生兮昭哉博閱服仁與義兮秉忠貞稽諸天常兮考明經言為訓式兮行儀刑濯湘流之清潔兮佩澧蘭之芳馨擘威鳳其五章兮

何不游乎虞之廷止高岡之梧桐兮獨雍雍而時鳴雲鴻遵游下田兮斥鷃翔於青冥小大胥適匪耳兮羌獨偃蹇乎林垆嗟若先生兮其誰與擬考德而問業兮日誦誦兮其來止惟匠石之良兮飭梁棟以杞梓材雖小而畢達兮于楛臬而猶無棄白玉不遇夫磨琢兮雖良質而焉試夫既自我成之兮固處賤而道貴嗟若先生兮何不可以少留何為一旦兮溘風飄而雲邁吁嗟失筮與龜兮吉凶乎吾何所誅紛盲瞽其邂逅兮又孰明夫道所由終焉俵俵兮如夜遊於乎先生兮安山丘空望龍門兮中耿耿而增憂

周尚志哀辭有序

仁山文水之間世家鉅族之盛周氏其一也周氏世居泥田里後徙丁田余家去其地百餘里聞有尚志甫德義不愧古之人然既卒矣未嘗得一見也及官京師其子彥奇為刑科給事中因出其族兄前進士矩所為尚志行狀載其所存所施者甚備於乎若周尚志甫豈易得哉使世之人皆為尚志庶幾可以復古之世而今亡矣因掇狀之所具為辭哀之其辭曰惟先殖基篤其敷遺世有書詩此迨于先生始其弱齡博信而貞此冠而敏學從我先覺匪階祿爵此吾

親之思吾所得為鞠躬敢辭此族人昆弟予同一氣又敢廢義此民之飢寒輟衣與食中心式安此民予同類野死弗蓋時予之痿些凡民有爭一言持衡靡或不平此受遺秉義永矢無二危禍不避些賤貧自持理亂弗知朝恬夕嬉些六十八年埃風溘焉倏逝不旋些彼人無良老期樂康孰可較量些生遏上壽沒顯有後亦竟何疚些景仰幾時卒弗覲斯曷予弗悲些

賦

白象賦應制

二儀含精至和毓靈誕生神物為時之禎偉形體之
弘博屹髮鬣兮其若陵運脩鼻以妙用吐米柱之剛
貞膽彌烈而下處乘四時以流行耿瑤光其上直稟
金德之純粹明皓質之自然浮素華於織毳宜玉山
與瓊林步消搖而泄泄雖遐夷之窮谷暫混儕於佛
狝諒

聖人其在上豈終潛而竟晦於是乾符昭兮泰階平
坤珍顯兮黃河清鳳凰集乎德輝麒麟感乎聖明
騶虞應乎仁化神龜通乎孝誠獨何為兮淹留不踴
躍而作興爾乃山靈啓途海若靜波風伯導從雲師

護遮振高足以于邁出南溟之天涯頽夷獠而長辭
遵大路於中華不疾而速千里歛忽言戾都畿瞻望
宮闕闢天門之九重來王會於萬國隨驛使而進趨
仰天顏其咫尺拜跼俛伏舞蹈悅懌何幸荒野之
資膺此遭逢之極也於是

天子勅命圉臣厚粟豐芻華纓絡首文衣被軀恩榮
汪濊感激何如雖無能以報稱敢不勉其鈍駑願備
駕於皇輅從六龍以任載嚴九關之巍巍叅虎豹
而列衛又引重與致遠明枉直而祛害誓永殫乎尺
寸奉

聖皇於萬歲

河清賦

歲在旃蒙月維攝提其日癸卯晨光初晞祥飈融暢
慶雲爛垂

天子御丹宸闡彤闈班龍節建鸞旗肅九重之容衛
紛百辟其來趨促武乎金門屏息乎彤墀乃有陪臣
晉國之使頻伏殿陛陳詞獻匭上言河清河津之浹
發書訊占

聖皇之瑞臣實睹之敢告

天子天子曰嘻天道應人必以類至作德者降祥弗

德者垂戒予未究乎慎脩其何以與於是也使者既
出時則徹侯上公羣卿列秩仰聆玉音愉愉訖訖固
已識其靈祥未備究乎事實退就使者而恚焉使者
曰矜河流之將清蓋先時而異狀其始也沉碧凝黛
流丹曳虹忽易復殊難色彌望烟素華之皓潔汎玄
晶而淋沆妙神化而屢殊協五行之遞旺方其滲滲
濁濁滉滉瀼瀼湛如清渭之奔浩乎蒙泉之放涵荆
玉而演迤拖齊穀而浮漾影萬象於昭晰而淨纖塵
之泱灑也於是傳告雜遝聽聞駭惑奔走道路聚翫
厓側睛目炫奪心懷暢悅鑑妍者賞明濯汗者避褻

此其大畧也其詳未易以遽說焉於是聞者俯而思
頤而言曰河之發源出乎崑崙淤澱淤漫混混渾渾
濁涇方之而尚冽潢潦儻之而同昏然而其清為聖
君之瑞見於子年拾遺之記兆天下之平出乎京房
傳易之論洪惟我

皇繼序

太祖道合羲軒功隆舜禹政教施乎萬邦德澤流於
九土斯河清之協應豈偶然之故也蓋水之為用滋
潤長育六府所叙功同土穀造化於是而發祥非在
惠養斯民而致其豐足者乎革去濁汙瑩然湛明非

在蕩除貪穢而用夫廉清者乎斯盛治之所本豈尋
常之為異雖 聖德之弗居諒天意其有在固將表
治化之熙明而徵太平於 聖世也躬逢盛事振古
所希拜手陳賦繼以歌詩詩曰水先五行兮天一攸
生維河之祥兮革汗為澂千歲一見兮協我
聖明澤流潔清兮隆化斯徵於千萬年兮邦家之慶
甘露賦有序

臣聞武備國家不可一日忽忘者也自黃帝至于文
武數聖人皆以之安天下易曰除戎器戒不虞書曰
克詰尔戎兵詩曰以作六師若春秋禮所載講武之

法允備故武者所以保民禦侮安內攘外之大器也
洪惟

皇帝陛下臨御以來薄海內外咸歸德化尊卑大小
安分循義耕食鑿飲朝恬夕嬉陛下聖仁之心宵
旰倦倦謂天下雖安不可忘危時雖無事不可忘武
陛下此心卽隆古帝王憂勤惕厲之心所以為國家
生民造太平無窮之福者也夫有至仁之德者必有
至和之應乃永樂十年十月丁丑車駕狩于武岡
之陽講武事也先夕甘露降茲山戊辰狩陽山甘露
復降臣謹稽載籍有曰君治政甘露降又曰帝王恩

及於物順於人而甘露降又曰聖王之德上及太清
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膏露呈瑞凡此皆天地至和
之應陛下至仁之所致也臣士竒幸叨侍從目睹
盛事心切忻懌謹撰瑞應甘露賦一首上進賦曰
聖人膺乾符御九五溥帝澤肅皇度弘德化于
萬方明威令於率土盛矣哉治平之世超漢唐而躋
邃古也惟

皇聖德同符舜禹功愈大而愈恭恒存戒於滿假肆
服外以安內無脩文而講武蓋將奠斯民於衽席之
安而壽宗社於磐石之固也於時寒霜既肅孟冬

維叙百穀登場三農畢務順上天之時今考聖王之
典故將簡閱於師徒而狩田之爰舉也吉日丁丑式
啓鸞輅風伯警途雲師先御左翼青龍右衛白虎前
導後從丹鳳玄武千乘萬騎焱馳電驚至夫天璽之
東武岡之陽翠華於是而駐焉粵茲山之先夕煥幄
殿其夙具風清冷兮淑穆月皎潔兮不霧直氏北之
一星耿煌煌乎天乳旦而視之岡巒之表松柏之樹
已厭浥乎甘露矣輕若霜凝濃若雪積散若玉屑圓
若珠綴霏柯撒條比比而是蓋芳飴不足以饑其甘
醍醐不足以喻其味於是六軍驚異懽賀拜跽山呼

谷鷹

天子萬歲

天子於是更龍袞乘飛黃從造父御王良升高眺遠
周覽四方紛營隊其整列森部伍之分張震笳鼓兮
遏雲凜戈戟兮飛霜布儲胥兮四合渺置網兮彌望
乃有上公徹侯材官騎士分馳方攘環驅迤靡追奔
截翔召霍迅駛於是金狸玉兔赤豹青兕麋鹿麋鹿
白鴈文雉倉惶怖懾氣奪魄禡或跳踉而未已或蒙
茸其猶起矢不虛發一發五殪槩不虛擲應擲逾斃
巧捷妙中關翕變態殺獲生繫蓋不可為數計矣

天子既嘉雄武之士尤重三驅之義乃下詔止焉于是時也物不窮殺農不妨耕將悅騁志士樂獲盈羣情快適笑懼沸騰

天子於是命衆激營旋駕都城升金根之車鉞鸞和之聲揭日月之旗揚析羽之旌鳴饒疊鼓條暢鏗錡不亟不徐雍容安行歷東華登大廷御黼宸朝公卿文武濟濟介冑弁纓以及海外遐裔蕃王陪臣莫不舞蹈上壽同聲一情皆以謂

天子致勤武事篤在保民感至和之瑞而兆國家生民萬億年太平之慶也猗歟盛哉昔之子虛上林

羽獵長楊馳騁浮詞以誇詡弋獵之樂殺獲之富游觀之奇而其實無所取徵者彼安知

聖皇至仁盛德上契乎天心天人協和靈瑞駢應者乎臣職詞苑躬覩嘉祥稽首陳賦繼以詩章詩曰

天子仁聖保康兆民民之允懷皇天維親至和萃靈嘉祥駢臻介福穰穰

天子聖仁又曰明明

天子受福于天德威所被下竟八埏內固外順

宗社奠安 聖子神孫於千萬年

師古堂賦為朱仲智太守作

若有人兮鍾金華之清淑 帝相德而錫命兮蒞侯
邦於南服廣仁智以為堂兮崇忠信以為基敷廉潔
以為垣兮申禮防以為階荃秉志之忠貞兮竊獨惡
夫頗僻逝僂俛不憚夫勞兮願追武於前轍道往古
之多岐兮世偃偃其孰智指墨氏以為仁兮謂揚朱
以為義周公肇錫余準繩兮仲尼又遺余以規矩視
有莘以為正兮又顏淵以為度嗟紛紛其蕭艾兮獨
是焉備乎衆芳同重華之純粹兮並三王之顯明昭
白日之蕩蕩兮相惟是其獨貴也決勇往吾無狐疑
兮又非遠而難企也微顯吾永蹈兮動與靜而無違

彼後世之捷徑兮固遠引而去之先民又告余兮曰
降衷無不全哲與愚既咸稟兮古與今亦同然雖明
聖之迭興兮焉能於此乎增益信由已而匪人兮予
何遑遑而求索感申申其好言兮示攸行之先路終
吾身以服膺兮願不改乎此度重曰射惟羿之宗兮
奕惟秋之因唐虞世其遼遠兮道有在而弗泯沂從
循之兮徵厥心以為則信克已而格民兮庶將徧為
余之德

離譜賦有序

余讀揭文安公所為幽憂賦為其友辯謗累數百言

既恐不能白於前又恐不能信於後揭文安公真盛
德哉今之被謗類是者未聞有一人如文安公者為
之辯古今相去豈遠耶非其知之者寡歟為賦以解
之
離譖毀之橫發兮志沈鬱而弗宣指厥行為淫僻兮
余憤惋以代言惟弱操其好脩兮穆員冠而履方被
頰霞以為衣兮攬素霓以為裳援古人之高駕兮將
馳騁乎雲之路豈發軔猶未遙兮遽捐矩而改錯罷
仁智以自重兮乃承謗而逢尤肆腥膻其酷烈兮又
何有乎杜蘅與江離相梧桐之挺特兮鳳凰翹而來

止既鄙薄又不潔兮謂伯夷之所以紛讒口之嫉妬
兮羌惟聽而不味也固衆人所一情兮謂夫人亦不
異也彼自好猶弗珍兮實譖人乎奚疑曰忠貞不可
忱兮何貪婪而又不惑言倡一而和百兮明智孰諒
其允臧告曾參且殺人兮毋猶忡惕而惶惶傷白黑
之混一兮竟莫察乎其故旦怵怵以巨暮兮夕營營
以連曙重曰世夢夢既不顯兮又曷寃結而煩情上
白日何皎皎兮庶幾猶鑒乎中誠槩發辭其不衷兮
揆於余又何有愆言申申以騁媚兮終不究而寤旃
昔人有明訓兮止謗曰無校曠來日其悠遠兮庶眇

兮兮猶覺

銘

清白堂銘

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右庶子建安楊公勉仁以清白名其燕處之堂謹先訓也蓋今天下之楊皆祖漢太尉太尉明聖賢之道以清白持其身卒為名臣千載而下之為臣者皆所取法矧出於其裔者乎公侍天子為詞臣之首文學行義炳然有稱於時而拳拳於先訓如此蓋君子不恃其所已能者而忘自進也余與公同宗同官請申為之銘且以自勵云

浩浩揚宗肇于弘農累葉載德繇太尉公太尉克明聖賢之道反諸其躬允踐實蹈其蹈維何絕利循義維清維白弗涅弗滓篤時之行以貽厥家肆其臣節日星皦如後有君子是撫是師矧曰支裔敢背而馳猗嗟君子力學清履爰陟顯融為天子使任重道遠兢兢夕惕景範先德揭是清白川流匪防汎濫孰禦維義維敬為德之據猗嗟君子永篤念哉匪直銘堂亦於我規

主善齋銘

吳中徐備發身科目為安吉縣學訓導用志聖賢之

學以主善名其麗澤之居蓋非獨以示學者又以自
警云其寮之長郭彥鉉先生吾友也間來求文遂為
之銘曰

生民之初受命于天仁義禮智罔不善焉氣稟或下
內昏外誘聖教爰興俾初之究厥初伊何性善焉耳
明之復之究極其至道匪一軌德靡常師吾奚適從
惟善之歸博以求之約以操之惟善之宗無惑他岐
精察允蹈復我明德悠久純熟駸駸聖域猗徐甫氏
欽仰聖謨煌煌主善以揭齋居臯比在中詵詵來覺
精義所存兼資教學惟誠克至惟敬弗渝勗哉無斁

庶永終譽

芳洲春意堂銘為醫士許景芳作

生意敷達為時之春斯乾之元而性之仁惟春之職
以生以滋生生之機曷間四時粵古聖神體仁之大
憫時下民沴氣其害審道辨物垂範設教用蠲天札
用全壽考猗景芳甫眎民猶已聞疾而呻遄趨弗止
考法于聖毫分靡忒惟民之寧豈曰予德本其仁心
融而為春保合太和孰已孰人熙熙其春洽我芳洲
林林其民芳洲同遊猗景芳甫惟仁之施惟誠弗渝
式篤念之

詩禮庭銘為衍聖公孔彥縉作

人之大端曰言與行有物有則匪學弗能其學伊何
經訓是服言以詩善行由禮淑人心物理六義備焉
溫柔敦厚詩教則然從事於斯博達多識志端氣和
有言有德三千之儀秩秩其正維禮之教恭儉莊敬
從事於斯天叙品節克明克執卓爾莫奪士焉為已
學必自茲學焉弗懈聖賢可希肆昔聖師揭時闕執
示訓于徒亦篤于子展也賢子默識力行矧我來嗣
敢忘率承明明聖祖陟降庭止惟誠惟敬弗忝聖裔

環秀書屋銘

永豐馮氏世武昌名族詩書簪紱代不乏承自伯純
甫始來永豐愛其山水之勝遂家焉有五丈夫子皆
明秀知學其第四子敏舉進士累官禮部儀制郎中
陞紹興知府將行以其家環秀書屋求余銘余在兩
京以鄉郡故馮氏父子素往還為銘之以永示其後
人銘曰

吉有恩江六一故邦山明水清靈秀攸鍾允篤馮公
始來自鄂相土建宅秩秩斯作其植林林其屋渠渠
有兄有弟有琴有書維兄與弟既翁且好琴以悅心
書以進道轟乎九峰時出雲雨黝乎龍潭亦出魴鯉

環屋有田歲則恒秋處者樂志恬憺優優仕者行志
曰予民福民將予德式先斯屋馮孫繩繩祇念爾初
以承其居以嗣其書

古箴思以六一始研山即水亦靈表功對以萬壽公

入學箴

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學士建安楊先生仲子讓將
歸先生作訓子詩百五十言授之其根理也實其體
事也切可為備矣讓過余辭別出以見示以余父之
執也又求一言嗟乎余復何言哉然讓聰敏恭謙於
求益之志不可已也為掇拾先生所棄餘為學箴一

首贈之其詞曰

玉之成器磨琢以治木之中材斲于工師君子之德
匪學弗至為學有方主敬集義心為源本存養乎中
靜專純一貫于始終五常百行有物有則究其當然
以臻于極理欲之幾善惡攸判省察克治隱微不間
前言往行我求孳孳自古哲人誰非我師以朝以夕
以思以蹈賦受匪殊克勤斯造蒙泉出山其流如帶
行而不息造海之大勉旃自疆履用吾誠以達于成
以承所生

東里文集卷之二十四

東里文集卷之二十五
方外

送彭海雲詩序

國家崇獎道德之教於天下郡邑皆置道官郡有紀
邑有會皆取老氏之徒任之吾泰和自置道會以來
凡再更代而至海雲而皆和易清約端重雅素直而
不肆慎而不矯此豈吾邑為老氏之徒則皆賢哉蓋
所資以治非其實有於已則無以服衆而舉其職是
以推擇而取之也自吾少時見海雲處於鄉恂恂温
温退然如一無所有而先生長者皆愛重之至為道

會自邑長貳以下皆稱之曰良而邑之為老氏之徒
皆心敬誠服趨其令不敢慢焉此非其本諸內者厚
有以得之乎世之治其徒而不足以得其心敬誠服
者要皆無諸內而徒飾其外焉耳况併其外不飾而
望人之敬服於己哉於是海雲有過人者矣海雲之
先君子吾楊氏出也今年被召來京師見余刻楊氏
譜感然指容齋府君語余曰是生我先大母者也忍
靳一紙而不遺我哉其惇本重義懇懇不忘如此蓋
非時人所及故因諸賢作詩以送其歸也為序諸卷
首

送釋源濟序

詹事府丞慈溪陸中善前為刑科左給事中余知其
為人慈厚溫雅明於治體嘗以謂中善其用世之才
而陸氏之秀乎間從中善聞其弟源濟之為人於是
知陸氏之秀非止中善而已中善之言曰吾弟聰敏
過人有才具而性澹泊雅好佛氏之學聞邑中有喆
師者通其道即屏去一切世俗之務而往師之既久
又聞有祖芳禪師者其道益大又往師焉去年秋復
走京師求見高明闕博者以增益所未至吾弟之志
於其學可謂篤矣今將還故鄉願得一言贈之夫天

下之事要其成在立志而已探驪珠於不測之淵能
篤其志無弗得者而況於學乎況於佛氏之學者乎
源濟篤志於其學愈得而深造安得無所成也然既
遊乎方之外矣夫人聰明秀敏古今無異也古之為
學專於一其成也皆有以及人故古之天下其治日
常多也後之為學析為三至於可以及人則惟儒者
之道焉耳而後之人聰明秀敏者其所為學不在於
儒者常十倍為儒者之學又非皆能篤其志以要於
成此天下之治所以常不逮於古也如使今之為學
者皆思有以及人又皆能篤其志如源濟何古人之

治不可及哉源濟雖存乎方之外而其所篤志今之
儒者或不能及蓋不獨賢於佛氏之徒而已余因中
善之言而有取於其志也故為之言若其戒行之純
學業之至人多知之無待余言而余亦無足以知而
言之也

送釋岱宗序

吾邑浮圖岱宗受朝命為邑僧會今年來京師又
用推薦兼任持普覺禪寺前僧會彰公其師也求余
一言贈其歸岱宗邑中故家子宋有郭佺與其子同
登景祐元年進士第者其族祖也岱宗自少警敏好

學嘗從今靖江府長史蕭用道余往還見之愛其事
師之禮甚恭也別去十年而能見重於鄉人老宿推
舉為百里之地釋氏之徒之表率斯其智行所進必
有可稱矣乎普覺在邑東城崇居複宇宏麗深邃違
遠喧襍邈焉如出人境外吾少時嘗與今翰林修撰
梁用之庶吉士陳孟潔讀書其中今吾三人或聚處
論往事輒重慨嘆欲復一造不知在何日岱宗今有
朝命之榮而不去其鄉又當盛年強力得幽閒靜勝
之地而居之誠有志進乎其道將來所造詣可量哉
蓋境靜則心寧心寧則志壹志壹則其所務者駸駸

乎得矣吾聞釋氏之道以清淨為宗而不累於其外
世之為其徒者雖有能通其道通而能由之者蓋少
豈非在表率者有以振之乎勉旃岱宗誠能不違於
上而後可以責不違於下此鄉人之情之所屬望亦
彰公為師者之所願於子也故書以贈

圓菴集序

為釋氏之學其才智有餘研極宗旨之外往往從事
於儒而與文人游亦時作為文章泄其抱負寫其性
情蓋自惠休有文名世而唐之靈一靈徹宋之惟儼
惟演元之大訴輩累累有繼逮于

國朝宗泐來復諸老亦彬彬乎盛矣玄極頂公於諸老差後出其文實伯仲間蓋重於世久矣玄極天台儒家子自其童州已悟解穎敏脫畧凡近始出家從浮圖師居無幾師謝之曰吾不足子師乃求禪林之邃於道者而師之篤志苦力久而志其道焉又以為儒之道當究也又求邃於儒者而師之又篤志苦力久而併其文志焉夫為文與為佛之道其理無以異也必有師宗必究旨歸壹其心篤其志先乎本而後乎末探乎粹精而黜乎糟粕無弗造者若所造之難易淺深則係其天稟之高下焉玄極非其資稟之高

師承之正積勤之久之所臻歟於是勃勃起聲譽而與宗泐諸老先後有聞於四方矣蜀獻王首遣幣聘之且寓詩有僧中班馬之褒

太祖高皇帝聞其名召至奏對稱 旨命為僧錄左講經陞左闡教兼住持靈谷寺獎任之日重焉玄極平生詩文甚富多不存稿既謝世其徒崇遠收粹散逸僅得其詩賦雜文二百首釐為十卷名圓菴集圓菴玄極別號也將刻梓以傳而求余序玄極之文根於學充於才論性道明言德行正簡而不促豐而不汎尤謹於繩尺要其造詣非叢林之名能文者所易

及也然非獨其文吾聞玄極於事其師如事父師沒
袞毀服心喪三年終其身語及師泣下法然其篤於
倫誼類此尤非尋常方外離倫遺情以為高者所可
同日語也崇遠惇實清雅倦倦圖永其師之傳是亦
其師之心矣皆可尚也故為之序

勅賜廣福寺碑

宣德六年十月僧錄司覺義集慶重作廬陵淨業寺
成因名對以聞

上嘉之賜寺名廣福又賜聖書護持集慶既拜受命
求余文刻石用榮

上賜於永遠嗟乎廣福之義大矣哉仰惟
皇上聖德如天地化育凡物之肖形兩間者皆欲使
之生遂鬯達而况於人哉蓋無間華夷遠邇之人皆
欲使之得其養不失其性優將於春風和氣之中此
堯舜之心覆載之仁也佛之教在於絕嗜慾務清淨
而求諸內其始以為已焉耳及其成也固推以化人
如從其化由其道專用其心於恬澹寂寞可為淳古
無事之俗而吏治可簡刑罰可省矣
明君仁主之重其道意亦有在於此
城西一舍許之高峰山與行思禪師青原之寺江東

地可以為義仁義脩而福應至此自然之理亦奚必
術者之能言哉集慶別字雲海其學辯博兼通儒旨
闡爽豁達叢林之傑也余既為文諸石又係之以詩
云

大江之西古維侯邦崇峙宏流靈淑有鍾明德碩才
前騫後翥逸而方外翹翹繩武言言梵刹千百其區
宅勝擅幽輝煥雲霞高峰之宮越歷千禩東岡左環
西溪右迤屢圯而興有維有持于今興之自雲海師
高明爽塏挾踰往度雲海之勤亦有善助一
帝聞嘉之廣福錫名為福伊何惠于羣生覺之悟之

蠲滌迷妄道其清淨亦迂靈貺奎章龍文有來自天
爾飭爾徒以愍以虔晨鐘夕鼓粲其實所爾進爾脩
孰其爾侮 皇仁如天曠代所希嗟爾雲海何以致
之愛親者仁重本者義上副

皇心寵示表勵岳靈拱衛佛日昭宣 皇明一統
帝壽萬年

虎丘雲巖寺重修記

蘇長洲縣之西北不十里有山曰虎丘吳闔閭所葬
處世傳既葬有白虎之異故名岡阜盤鬱泉石奇詭
蓋晉王珣及弟珉之別墅咸和二年捐為寺始東西

三寺唐會昌中合為一而名雲巖者昉於宋大中祥符間載盧熊郡志如此始清順尊者主此寺至隆禪師而復振歷世變故寺屢壞輒屢有興之洪武甲戌寺復燬永樂初性海主寺始作佛殿某作浮圖七級繼性海者楚芳作文殊殿十七年良价繼楚芳是年作庖庫作東廡明年作西廡作僧舍又明年作妙莊嚴閣又三年閣成蓋寺至良价始復完价所作閣之功最鉅凡三重崇百二十尺有奇廣八十尺有奇深六十尺上奉三世佛及萬佛像中奉觀音大士及諸天像其材之費為鈔三十餘萬貫金石彩繪之費六

十餘萬貫又經營作天王殿以次成良玠抗之海昌人石菴其字今僧錄闡教止菴其師也余聞諸刑部主事陳亢宗云良玠嘗從亢宗游遂因以求余記其成余聞虎丘據蘇之勝歲時蘇人耆老壯少聞暇而出游者必之此士大夫宴餞賓客亦必至此四方貴人名流之過蘇者必不以事而廢遊於此也然亦有興念夫王氏之嘗樂於此者乎當是時王氏父子兄弟寵祿隆盛光榮赫奕舉一世孰加也而能遺棄所樂輕若脫屣焉者豈獨以為福利之資乎其亦審夫富貴之不可久處與子孫之未必世有者乎雖其智

識趨向高明正大不足以庶幾范希文之為而無所
係累乎外物視李文饒溺情役志下至於草木之微
者豈不超然過之也而自建寺以來今千餘年雖屢
壞而屢興其飛甍傑構凌切雲漢與其山川相輝煥
稱名勝於東南愈久而不衰者固佛之道足以鼓動
天下亦必其徒多得夫瑰瑋踔絕刻厲勤篤材智之
人能張大其師之道以致夫多助之力也瑰瑋踔絕
刻厲勤篤之人其用意也弘其立志也確有不為為
之而執禦其成哉嗟乎若人也使就於世用有不立
事建功而可以裨當時聞後世哉吾又以慨夫屢見

之於彼而鮮遇於此也

宣府彌陀禪寺重修記

宣府古上谷地今為國家西北重鎮所以控制朔
漠屏衛畿甸故恒宿重兵而簡勳臣之有才望者蒞
之自左都督譚公佩鎮朔大將軍印總兵於此城墉
益壯兵甲益脩士馬益強而邊境肅然晏安乃以餘
力從衆志脩城之彌陀寺為國祝釐為衆祈祐既

成

上親巡邊駐蹕宣府余時忝扈從偕禮部尚書金公
幼孜太常卿姚公友直寓寺中周覽崇臺廣宇歸焉

與焉亢爽靚深高明弘麗像設裝嚴咸臻精妙余顧
二公嘆曰佛宮布在四方不啻千數觀諸內地會府
鉅州求一盛刹若此未易多得而邊陲遐壤乃能有
之豈非難哉其寺之主僧從旁言曰是皆都督公之
力都督公之心在上在國家下在生民而為此也明
日其主僧求書寺之成將勒石垂後問寺之所始無
所於考寺有勝國時斷碣僅存其半所可考者曰都
功德主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安童建寺既燬
於元季之兵僅存彌陀殿已敝都督公至乃脩其敝
廓其規而一新之世謂佛之道以濟利為用而利

國利民蓋其用之大者故自其法入中國千有餘年
信用不疑上下一軌而大臣秉仁愛之心者惟

國家生民是利是圖苟衆以謂可為則從之以盡吾
之心安童元賢相也其意非出於此乎都督公今賢
將也其意非同於昔之人乎然則都督公之用心可
書僧而克知大臣之所以用心而圖不泯亦可書寺
之成宜書寺中為三世佛殿殿之東為觀音殿次為
寶光堂西為地藏殿次為普菴堂二世殿之北為彌
陀殿殿之四隅為四壇場東西序為僧寮西序之西
為禪堂彌陀殿之北為毘盧殿藏經附度毘盧殿中

殿前左右為東西方丈殿後為法堂三世殿之南為天王殿殿之前東為清源堂次為鐘閣西為崇寧堂次為大悲閣又前為三門庖廩賓客之位咸備寺成於洪熙元年都督公名廣鎮江人初事太祖皇帝為百戶調燕山左衛後從

太宗皇帝靖內難積功至都督同知

仁宗皇帝初臨御嘉念舊勞首進左都督委以邊寄繼事

今上皇帝益見獎重蓋公忠勤寬厚謀猷闊遠疑然於今老成人寺主僧名秀峰介休人舉任都綱於此

而寺之成始終效勞者僧慧銘助資者都督章安費義都指揮王禮助地者郎中王良云

僧錄司右闡教一菴如法師塔銘

粵自佛法盛行於中國其徒之赫然有以動人者多本其才能智辯馳騁卓越而學士大夫遇之往往駭異欣喜樂與之游甚者重其可與用世而惜夫在彼而不在此也吾行四方所遇其人器識論議偉然出乎衆人而汲汲以脩廢舉墜光大師門為任者亦不少矣則豈獨昔之時為然哉而求夫淵然其存泊然其行望之如無能即之而有味者蓋在昔已不多得

亦何獨於今也

太宗皇帝臨御四方之名高僧者皆嘗入覲而
聖心所重者四明之能義會稽之一如蓋曰此其粹
乎內而不徒誇矜乎外也蓋兩人者皆恂恂溫恭言
若不出口而能義深於楞嚴一如深於法華既皆為
僧錄司官掌天下釋教無幾能義沒又數年一如亦
沒一如字一菴既老別號退翁本上虞孫氏子與初
建至大寺雪庭立公同族年十三辭父母願歸釋氏
祝髮於五夫長慶寺為大徹昱公之法孫而欲上繼
雪庭也又隸籍於至大後從具菴圮公於吳山寶奎

寺礪志所業祈寒盛暑不少懈一義之未徹一疑之
未釋必究竟乃已攻苦輟淡逾久逾篤遂深造闡奧
洪武十八年出世住松江崇慶寺進住蘇之北禪寺
緇素歸化者日衆二十七年南洲洽公掌僧錄司兼
主今大報恩寺延師為都講時清理釋教庶務叢脞
洽公酬應上下而講演不廢蓋資於師為多二十八
年住杭之天竺靈山寺三十一年住上竺益以振宗
啓後為已任而從學者益衆永樂初退處大報恩寺
以法華如來奧旨所寓非學者所易入輯衆說為之
註太子少師姚公為序之且稱兩浙一人

上嘗覽之獎諭再三加以厚賚十二年被召纂修大藏經而師總其事初授僧錄司右覺義二十一年陞右闡教洪熙元年三月初二日示寂于京師海印寺春秋七十有四僧臘六十有一闍維舌本不壞得舍利若干所度弟子志肖得環等若干人嗣其法者天竺道振等若干人某等將奉舍利遺骨歸建塔于某處賈天竺住持碧潭所為事狀介尚寶司少卿姚宗善請銘余在侍近嘗親睹師所以被知遇於先朝者矣為之銘曰
維佛立教其道之大俾究乎內遺斥其外維一如師

精脩篤行朗乎蟾輝澹乎淵澄維

帝聖明天監在上曰時予契真實不妄紛紛誇徒談

辯波起彼競于膚此味于髓錫之褒嘉維

帝聖明泊如無榮維師之誠嗟其已矣言則不亡遺

脫所存尚謹于藏

僧錄司右善世南洲法師塔銘

洪熙元年八月十八日

上御便殿召僧錄司右善世溥洽入見慰勞甚至遂奏乞還南京大報恩寺以終老從之賜佛像經鈔若干緡給驛舟命中官護送既至明年為宣德元年七

月廿有八日微疾呼寺之住持惟實付後事留偈訣
別其徒云清淨自在中還得如是住一切大安樂清
淨自在住遂化春秋八十有一僧臘六十有九停龕
旬餘顏色如生其徒舉龕于長干西南之鳳嶺奉全
身建塔焉貴戚名卿士庶方外耆老送者萬餘人計
聞

上遣行人王麟蒞祭於是其徒圓觀慈靈等奉惟實
所狀事行介禮部尚書胡公求塔銘而少師吏部尚
書蹇公助為之言按狀師諱溥洽字南洲晚號迂叟
又稱一雨翁者人卽其所居軒號之也姓陸氏宋寶

章閣持制游之後世居會稽之山陰祖某仕元為饒
州餘干縣尹父仁甫母餘干周氏師生於至正丙戌
自幼聞爽穎異父教之詩書悟解日益進未幾已志
慕出世法有老長戲之曰仙人 山人作師應聲
對曰鳳鳥終非凡鳥為衆驚異 入招提瞻佛像
輒敬禮膜拜父母知不可遏命於 之普濟寺禮雪
庭祥公為師既受具戒上天竺謁東明日公一見器
重之命典賓客其儀矩從容秩然叢林老宿多推服
以為難能而博究教典雖寒暑夙夜不懈已而從具
菴圮公于普福講求要旨凡諸經範精粗小大之義

靡不貫串而旁通儒書間以餘力為詩文多有造詣
玘公命首懺事行三昧法而自是進於止觀明淨之
道及玘公還演福廣陶鑄來學師偕同志二三輩奮
進其中沛然有所自得洪武辛亥出世主孤山瑪瑙
講寺戊午全室泐公等奉詔註楞伽金剛心經師時
侍玘公在焉訓釋考訂多所助益癸亥住蘇州北禪
寺學徒雲集師為開演五時八教如來一代施化之
儀郡之樂善者咸心悅誠服率其子弟日詣講下請
受法華經旨師敷析要義無智愚高下人人滿所欲
而退一時宗明者頌如九臯聲公啓宗佑公咸共差

賞謂吳中法席繇宋迄今可為盛矣又六年主杭之
天竺蘇之學徒從往者甚眾乃循慈雲故事建金光
明護國期懺七晝夜為眾講貫無虛日歲餘

太祖皇帝聞其賢召為僧錄司右講經玉音褒諭有
通東魯之書博西來之意之語蓋知之為深居長干
西丈室三年時夢觀主天禧其徒由高者夜夢詣師
室及門有二神人兜鍪金甲護衛甚嚴叱止高曰寺
主在是既覺詣師告所夢且曰公其代吾師乎踰月
夢觀卒有旨命師兼主天禧而四方學者歸嚮益盛
法益振教益流譽望益隆勲尊貴戚趨走敬禮者接

踵戶外又三年陞右闡教遂陞左善世

太宗皇帝舉義斯道衍公有輔翼居守功

上卽位召衍至自北京命主教事師以左善世遜衍而已居右

上嘉從之永樂四年詔修天禧寺浮圖落成之日

車駕臨幸命師慶贊祥光燁煜萬衆聚觀

天顏愉懌時有任覺義者忌師之寵構詞間之左遷右覺義疏斥師不辯自處裕如旣而

上察其心復右善世

仁宗皇帝臨御以老宿數被召問禮遇特厚命居慶

壽寺松陰精舍以自佚而賜齋屢加蓋師歷事

列聖一以至誠而言動必祇禮度處物以和馭衆以寬接引來學隨材具深淺而開悟之咸有成而去解后逢掖士喜商論文事三十四年間鉅緇老衲有文聲者師與衍公為首衍公旣進位太子少師賜名廣孝其晚歲於師尤厚有疾將化之前一日

太宗皇帝親臨視之問所欲言獨舉師為對不及他事蓋兩人知契最深云嘗有問師壽幾何曰九九不過焉有日供畦蔬者一日師勞之曰勤爾久矣更用盡七月耳至是皆驗師所著有金剛經註解附錄二

卷應制及與名人倡和詩若干卷 國家建法會一
切科儀文字皆師所定以貽範於後其所度弟子圓
悟大霑僧錄右覺義慈靈志了若干人得法弟子僧
錄左善世聞晟右善世圓瀨鴻義玄妙廣惠禪師右
善世行杲左覺義守行右覺義惠朗德潤集慶雲山
僧綱都副智達善啓上天竺住持碧潭等若干人銘
曰
天台之源啓于鷲嶺教觀顯示煥乎炳炳如獅子吼
如海潮音浩乎洋洋閱博雄深以大總持妙盡佛意
作憲垂範沿遠有嗣千歲之下傳暨洽公公所自出

偉儒其宗明爽夙成與佛有契一瞻金像如悟宿世
捐棄愛念皈命慈父秉心之堅金石非固道之難致
海濶天高力探精思靡夕靡朝昉其思之沉潛反覆
逮其發之芬華穠郁如山之載如川之輸擷之無盡
挹之有餘奕奕講筵鳴鼓其鏜四衆拱聽如闇得明
名山鉅刹屢主法席來學來依奔走填溢譽聞四馳
升聞黼宸褒之揚之有來玉旨爾正爾徒無間遠邦
為 國迎釐為民迓祥祇事

列聖寵命有赫孰為中蠹天鑒靡忒世齡八十聰明
疆固笑揮玉塵從容囑付靈蛻所藏雲霞覆陰之古天

秋月朗朗清輝

東里文集卷之二十五



